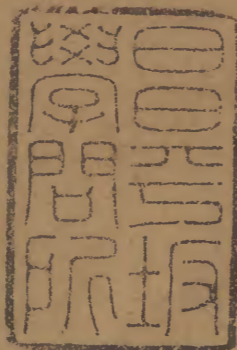


南董釋史勘本

第廿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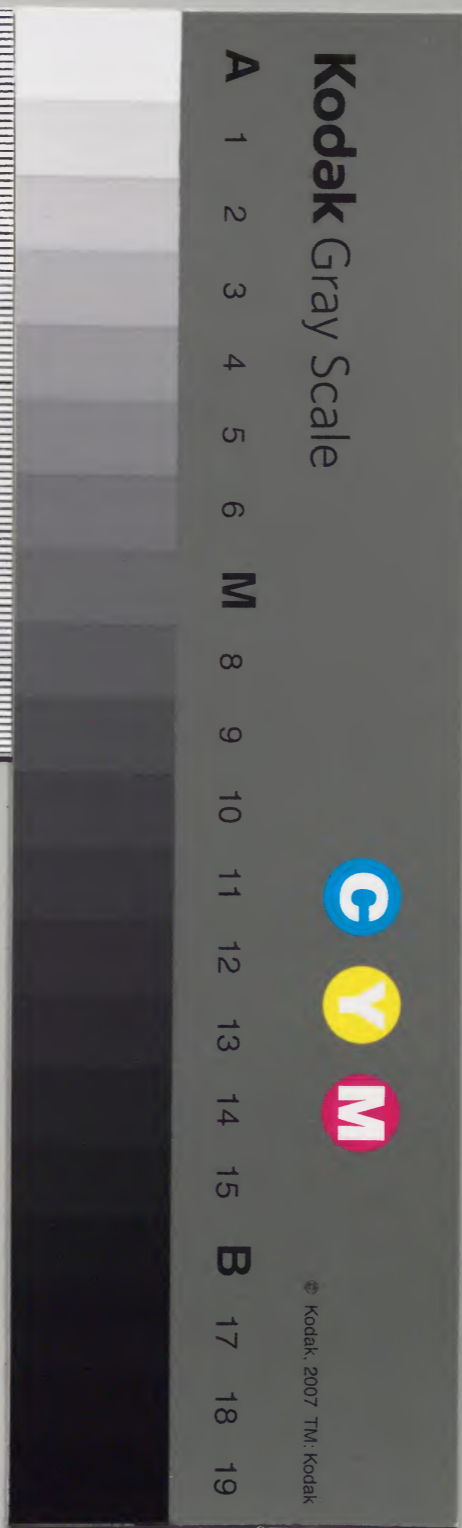
撫



漢書門類			
八	八	七	七
六	八	八	七
二	四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八	八	七	七
二	四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77	
冊數	24 ( 21)		
函號	286	187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a vertical line on the right side and a small mark near the top right corner.

釋史摭遺卷七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淺草文庫

列傳七

瞿式耜

張同敞

堵胤錫

吳

炳

侯時偉

陳象明

廖翰標梁萬爵

右粵中督輔從事諸臣列傳摭遺弟七

瞿堵勲名當時並駕然一則晉文一則齊桓也

瞿留守初被靖江之難按部蒼梧亨嘉自率兵

至執之令易朝服見不從脅以兵亦不動遂奪



其敕印以小艇載回桂林幽諸會丁魁楚遣將  
趙千駟嚴遵誥馬吉翔陳邦傳合兵邀擊亨嘉  
之帥征蠻將軍楊國威也其部將焦璉彛與留  
守叡自幽所陰相結時城守者皆璉兵密約邦  
傳縋城入禽亨嘉國威械送福州亂遂定尙書  
魯可藻與留守交素得桂林之圍悉心協力以  
禦璉歎曰文官若此吾儕媿歿已留守惟於五  
虎頗事標榜五虎敗而疏救凡七上又具密揭  
封進太后力護之然賢者之過正不必以此爲

諱也彼堵總制者固有收輯忠貞之勞捍衛嶺  
表之績雖名與何齊實功出瞿下矧夫忠君愛  
友之道留守則一於至誠總制則槩以權術真  
迴乎其不侔者已

全氏題嶺表紀年謂瞿僕周文顧成之橫至比  
之江陵之游七周文歿顧成官至錦衣僉事此  
亦當時勛鎮之氣習耳

釋史摭遺卷七

列傳七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禮部侍郎景淳孫湖廣參議  
汝說子也萬厯丙辰進士授吉安永豐知縣有政聲  
天啓元年調繁江陵永豐民乞畱命再任以憂歸崇  
禎元年擢戶科給事中多所建白輒當帝意爲禮部  
侍郎錢謙益門下士後會推閣臣謙益以同官周延  
儒方蒙眷注慮並推則已絀謀沮之授意式耜言於  
當事者攢延儒弗推而列謙益名第二溫體仁發其

難延儒助之因奪謙益官閒住式耜坐貶復以貴州  
布政使胡平表不謹罷職式耜薦舉不實再貶二秩  
遂廢於家常熟奸民張漢儒希體仁指訐謙益式耜  
貪肆不法體仁主其議逮下獄巡撫張國維巡按路  
振飛交章白其寃不聽及兩人就獄體仁已去位從  
末減削謙益籍式耜得贖徒甲申八月福王起其官  
授應天府丞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夏甫  
抵梧州聞南都亾靖江王亨嘉據桂林謀僭號式耜  
與中軍焦璉謀檄調思恩叅將陳邦傳以兵助密止  
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梧乃刼式耜幽之桂林取  
其敕印初式耜有立桂恭王長子安仁王由稷之議  
及唐王監國且謂倫序不當不奉表賀至是自幽所  
遣使遑朝并乞援適亨嘉爲丁魁楚所攻勢窘甚遂  
釋式耜式耜旣出立召邦傳璉等共圖之卽執亨嘉  
送福州亂定唐王擢爲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尋以  
晏日曙來代乃退居廣東丙戌九月汀州破唐王已  
及於難式耜與總督丁魁楚前兵部尙書呂大器李  
永茂等會議立君首稱永明王賢當立遂自梧州迎

至肇慶以十月十五日壬午監國魁楚大器並爲大學士式耜爲吏部右侍郎兼內閣學士掌銓事項之贛州敗報至司理監太監王坤迫王還梧州時坤擅權恣肆銓政軍務任意顛倒吏科給事劉鼎抗疏糾之忤旨式耜論救乃免十一月唐王弟聿錫爲蘇觀生所立據廣州此中監國之詔未達而彼登極之詔先頒矣式耜遂與魁楚定謀迎王還肇慶以正位號遣兵科給事中彭燿達諭之竟爲觀生所殺復命兵部侍郎林佳鼎督師出與廣州兵遇於三水全軍覆

沒佳鼎及僉事夏四敷俱歿之十二月望日我

大清命總兵官李成棟襲破廣州擒聿錫肇慶震動式耜請守峽口王坤難之促王出奔爭之不可遂乘輕舟上西峽及式耜趨至王已越梧而西丁亥正月大兵下肇慶逼梧州巡撫曹曩具款降王將忝依何騰蛟於湖廣式耜乃激切疏言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心民心無不惶惑王留則粵留王去則粵亦去今日之勢我進一步人亦進一步我去邀一日人來亦邀一日若去而弗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之矣時呂

大器丁魁楚王化澄等皆棄王去止式耜與吳炳吳  
貞毓跋涉相從王由平樂達桂林二月以吳炳爲大  
學士式耜肅殿陛飭守禦請都於此魁楚兵屯岑溪  
大兵招之不從水陸設伏戰於藤江魁楚中箭歿李  
成棟既定廣東分兵將趨桂林王亟走全州式耜極  
以桂林形勢開陳不納因自請畱守與城存亾許之  
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賜劍便宜從事  
平樂潯州相繼破桂林危甚總督侍郎朱盛濃巡按  
御史辜延泰布政使朱盛澗副使楊垂雲知府王惠  
卿以下皆遁忝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  
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三月 大兵至桂林  
援將焦璉遇之戰却之五月李成棟薄城下以數十  
騎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公署急令焦璉白貴  
白玉等開城出戰馬之驥鬲江發大砲以助聲勢成  
棟引退已而別有一路由栗木嶺來之驥突出逆戰  
追奔數十里自是桂林獲全當城守時式耜親立矢  
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壘  
石補闕督守自如俄以援兵索餉括庫且不足式耜



妻卻捐簪珥助之人故無叛志焦璉時已擢參將初  
永明王居藩服賊陷衡州奔粵西中途被執璉率衆  
攀城破械救諸出王病璉復背負以趨王故念此德  
之也城守最力旣以所部主客不和譁而奔城幾破  
會陳邦彥攻廣州 大兵遂東璉亦復陽朔及平樂  
邦傳亦由潯合兵復梧州粵勢麤定捷聞封璉新興  
伯式耜臨桂伯餘各進秩有差式耜請王返全州不  
聽尋又請還桂林已許之秋八月武岡破王由靖州  
假蠻道以達柳州大學士吳炳夙之十一月 大兵

自湖南逼全州何騰蛟督兵分戰諸將連營亘三百  
里拒却之已梧州復破王方在象州欲奔南寧諸臣  
諫阻遂以十二月還居桂林以嚴起恒並爲大學士  
明年戊子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駐桂林與城外團練  
兵相惡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且與式耜構難  
乃力爲調停以安永忠移駐興安與 大兵戰靈川  
敗績奔還桂林請王卽夕西徇式耜爭留不可左右  
皆請邀駕又力爭之曰督師在楚警報未至宜候之  
還背城借一勝負猶未可知若以走爲策則何地不

危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泣下沾衣夜半  
王甫行永忠卽四面縱火大掠捶殺太常卿黃太元  
式耜家亦被劫斃家人矯騰蛟令箭始出城日中趙  
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  
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救息餘燼安撫遠近焦  
璉及胡一青周金湯兆佐諸鎮兵皆至騰蛟所部軍  
亦至三月 大兵聞變亟來襲抵北門乃與騰蛟督  
諸將拒戰獲全遣使赴南寧慰問三宮起居王始知  
式耜無恙爲之泣下賜金印一文曰精忠貫日比金

聲桓李成棟皆據地內附成棟具表請王赴廣州式  
耜慮其挾王自專如劉承胤事力請還桂林疏言駕  
若東幸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  
駕之嫌號令旣遠人心渙棧臣不能制也再疏令簡  
討蔡之俊逞迎又疏令給事中蒙正發逞迎俱不報  
王竟由南寧移駐肇慶成棟疏稱式耜擁戴元勛不  
宜久在外請召還使者數至式耜因辭乞骸骨不許  
遂以國事讓成棟已請留守桂林十一月永州寶慶  
衡州相繼恢復卽疏言機會可乘請仍還桂林圖出

楚計不納慶國公陳邦傳守潯州自稱世守廣西欲  
如黔國公例式耜劾之廣西巡撫魯可藻自署銜爲  
巡撫兩廣亦奏駁之式耜身在外凡政有所闕必論  
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較他臣不同  
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王爲褒納是時成棟子元胤專  
朝政頗知敬禮式耜如袁彭年丁時魁金堡輩咸相  
倚附己丑春正月時魁輩逐朱天麟不欲何吾騶爲  
首輔召式耜入直以文淵閣印畀之終不入未幾騰  
蛟被執湘潭成棟聲桓俱敗沒國勢大危夏六月以

戎政張同做總督各路軍馬秋九月

大清命帥定南王孔有德抵衡州同做馳赴全州爲  
禦從式耜之請也庚寅春正月南雄破羅成耀遁韶  
州亦失王愬西走梧州式耜馳疏請畱不聽時我帥  
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久頓江西之吉安府  
惠潮道李士璉鎮將郝尚忠皆違投誠導之入龍虎  
關式耜飛章入告而朝士方植黨相角尙書吳貞毓  
輩疏劾袁鵬年等五虎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皆下錦  
衣衛獄式耜聞之疏凡七上申救備至又胡執恭之

擅封孫可望也疏請斬之皆不報秋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寧遠伯王永祚守榕江皆惶懼不出大兵遂入嚴關十月一青永祚俱赴桂林領饜榕江一帶遂爲空壁大兵入益深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選出城爲戰守計不應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縵寧武伯馬養麟等馳出小路勒兵兵自潰迺各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空無一卒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檄總兵戚良勳操二騎至請乘之邀走爲後圖堅弗許

曰爾去則去我去不過多活幾日自古至今誰不歿者良勳乃去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入見曰事急矣將奈何曰封疆之臣身將焉遑子無留守責盍去諸同敞曰歿則俱歿耳乃呼酒對飲四顧茫然祇一老兵侍命急召中軍徐高高至以敕印付之屬星馳送王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有數騎進式耜曰吾兩人待歿久矣偕之出抵大營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舉手曰誰爲瞿閣部先生式耜曰某是也城旣陷惟求一歿有德曰吾斷不殺忠臣閣部毋自苦吾掌

兵馬閣部掌糧饟一如前朝事曰某爲天朝大臣豈與汝供職有德曰吾且先聖裔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同儻厲聲曰爾不過毛文龍下走耳毋辱先聖有德慙且怒叱縛之式耜曰此宮詹司馬張某來與我同歎者不可辱遂命釋縛還其衣冠命之坐式耜堅請歎有德遣官守護居於別第勸令薙髮不可令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者薙髮之漸髮短命長我不爲也兩人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至閏十一月十有七日將就刑從容肅衣冠南向再拜訖至風洞山下飲刃歿同儻大學士居正孫有文武才每戰輒躍馬獨出爲諸將先年四十無子妻早卒蕭然一榻而已至是竝見殺

撫遺曰瞿留守居臺諫日矯矯樹名搏擊權豪大臣多畏其口嘗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得賜諡陳時務七事言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諡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璫者宜區分又極論館選奔競之弊乞臨軒親試比將定逆案請盡發紅

本準其情罪輕重帝多嘉納桂林殉節日天大雷  
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時金堡已薙髮爲僧  
名澹歸上書定南乞收瘞瞿張二人遺骸不報後  
有故御史姚端吳江楊藝陽羨浮屠清凝出具衣  
冠殮之葬於北郊之原

堵胤錫字仲緘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南京戶部  
主事遷郎中外授長沙知府山賊擾境督鄉勇破滅  
之又殺醴陵賊渠遂以知兵名福王授湖廣參政分  
守武昌黃州漢陽左良玉稱兵總督何騰蛟奔長沙  
令胤錫攝湖北巡撫事駐常德唐王立拜右副都御  
史實授巡撫李自成歿衆推其兄子錦爲主奉自成  
妻高氏及高弟一功驟至澧州言欲乞降號衆三十  
萬遠近大震胤錫議撫之騰蛟亦馳檄至乃躬入其  
營開誠慰諭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玉金銀器  
厚犒其軍皆踴躍拜謝就軍中宴之導以忠孝大義  
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  
負別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來降唐王大喜告廟加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其軍手書獎勞李

錦賜名赤心授御營前部左軍一功賜名必正爲右  
軍並挂龍虎將軍印封列侯他部帥封賞有差號其  
營曰忠貞封高氏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幣命有司建  
坊題曰淑贊中興嘉獎甚至亂錫遂與赤心等深相  
結倚以自強已而袁宗第劉體仁諸營先歸騰蛟者  
亦引與赤心合衆日益盛亂錫以芻糧難繼令檄處  
江北就食明年丙戌正月騰蛟大舉期與諸軍盡會  
岳州獨赤心先至餘皆逗遛卒不能進永明王立進  
兵部尙書總制如故丁亥春王令赤心等攻荊州月

餘 大兵來援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  
乃檄入施州衛言就食湖南時王在武岡劉承亂懇  
爲赤心所并計非亂錫不能禦乃加東閣大學士封  
光化伯賜劍便宜從事承亂欲殺騰蛟亂錫疏劾其  
辜八月武岡破寶慶常德辰沅俱失亂錫走永順土  
司尋赴貴陽抵遵義乞師於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請  
忠貞營軍會楚宗人朱容藩僞稱監國天下兵馬副  
元帥擅居夔州御史錢邦芑傳檄討之戊子正月亂  
錫見容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檄其黨頃之金聲桓

李成棟據地歸附於是馬進忠王進才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間取常德桃源澧州臨武益山道州靖州荆門宜城諸州縣進忠赤心必正等皆封公亂錫與進忠有隙令赤心必正爭其所取常德地進忠怒盡焚廬舍而去赤心等至見空城棄之引兵而東所至守將皆燒營棄城走湖南所復州縣爲之一空亂錫乃率赤心等入湘潭期與騰蛟會騰蛟後至己丑正月騰蛟在湘潭被執諸軍遂撤赤心等潰於茶陵由道州走廣西緣路剽斂亂錫與胡一青守衡州尋亦戰

敗走桂陽初赤心等入廣西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惡其淫掠并惡亂錫或言亂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益恨卽夜發兵圍之殺其從者千餘人亂錫及子逃入富川猺峒志建索之急猺思潛出亂錫於監軍道何圖復圖復送之間關達梧州時王在肇慶遣大臣嚴起桓及劉湘客來安輯忠貞將士至則赤心已走寶橫二州間乃載亂錫以謁王而志建遷怒圖復誘殺之闔門俱盡是時馬吉翔與李元亂皆專柄各樹黨援亂錫至與吉翔交歡激赤心等東來與元亂



爲難移書桂林畱守大學士瞿式耜託言奉密敕令  
與共圖元胤王聞頗不悅元胤黨丁時魁金堡又論  
其喪師失地乃令總統兵馬移駐梧州後自以赤心  
等不足恃欲遙結孫可望爲強援矯詔封可望平遼  
王旋詣潯州十一月自恨發病歿贈潯國公謚文忠  
撫遺曰君子守經行權處乎離亂崩摧之季原不  
可執以平論然觀總制之所爲而不能無議焉當  
其於賜劍得便宜後嘗疏請空敕百道自鑄印信  
頒給秦中諸路之舉兵者專也先澧州受降日稱

詔賜高氏命服錦與一功蟒五金銀器稱詔云者  
矯也然此矯與專猶得謂之迫於疆理時勢也既  
而與進忠交惡圖快已私令忠貞之衆爭其城卒  
致諸將所復土地人民焚棄一空全楚大局從此  
決裂未復坳黨構難假敕爲間妄樹強援屢詔與  
封則更作奚說雖至自恨病發而厥辜已莫追矣  
夫春秋責備賢者吾於堵公不能不進一詞曰譎  
赤心既受官書疏間猶稱自成爲先帝高氏爲太  
后總制顧與之暱竟不能一言規止有明之世闖

亂天下者閱二十年君國銷沉湖山碎裂洎至  
皇朝應運綏定萬邦歲星未周而闖已授馘九官  
矣其妻也從子也固給諫金道隱之所謂國讐也  
當其時撫之固不容已暱之烏乎爲可綽楔表題  
而必曰淑贊中興亦思中興之頌何事而起邪道  
隱之責總制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亦未始非確  
論况且有失地喪師之咎在

吳炳宜興人萬厯丙辰進士授蒲圻知縣歷官江西  
提學副使江西失流寓廣東永明王召之擢爲禮部  
右侍郎從至桂林令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直仍  
掌部事又從至武岡警報至王倉卒奔靖州命炳扈  
王世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時偉亦從之時偉公安  
進士歷官考功主事既至城已失同被大兵所獲  
說之降不屈械送衡州炳不食自盡於湘山寺時偉  
補官纔數月也亦歿之

陳象明字麗南東莞人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戶部  
主事權稅淮安以清操聞歷遷饒州知府忤巡按被  
劾謫兩浙運副累遷湖南道副使唐王時令徵餉廣

西永明王立粵地盡失象明檄調土兵與陳邦傳連營東至梧州榕樹潭遇大兵戰敗歿之  
廖翰標龍門破里人天啓中舉於鄉官江西新城知縣以廉惠稱民爲建祠廣東失以二幼子託於從父從容自縊歿番禺有梁萬爵者唐王開科舉人兵至與城守旣破乃歎曰此志士盡節之秋也赴水歿

繹史摭遺卷七終

繹史摭遺卷八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列傳八

嚴起恒

朱天麟

文安之

張孝起

楊畏知

右粵中閣輔督師諸臣列傳摭遺第八

順治六年己丑永明王居肇慶稱永祿三年春孫可望內附請封乃楊文烈公畏知誘之而來也朝端集議金給諫堡倡言三百年來無異姓

封王例祖宗定制不可壞主之者嚴閣輔起恒  
助之者文督師安之也然而朝議未行矯詔先  
發國危政亂日益支離遂使索封者至必秦而  
後可靳封者至必死而後已也案楊公當日入  
告力祈如所請行疏有云國事危矣不於此時  
以虛名爲招徠而竟自樹強敵乎且可望固盜  
之渠也梟者屠毒海內廟社凌夷今一旦投誠  
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蓋列聖神靈陰以啓  
之也倘因其來而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  
聽命庶幾收用于萬一奈何信及一二腐儒使  
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通今土宇非晉  
百務俱隳而獨於區區封議必欲執舊法以繩  
之邪既有宗人以把持誤國劾堡者則又駁之  
曰斯論亦否也給事爭之朝旨予之使滇則歸  
恩主上而憚朝內有人懷德畏威不更兩得其  
平噫推文烈之言可謂明體達用者矣其如小  
朝廷上之褒如充耳而必激其挺而奔險萌芽  
卓之志效催汜之謀哀哉哀哉

釋史摭遺卷八

列傳八

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出爲廣州知府遷衡永兵備副使廣州民感  
其意閉城不使去上官慰諭乃得行獻賊躡湖南吏  
民悉竄起恒獨堅守永州賊亦不敢窺左良玉稱兵  
將犯闕總督何騰蛟赴水不歿賁長沙大集僚屬起  
恒與盟主轉粟以贍兵食唐王時擢戶部右侍郎總  
督湘南錢法永明王立命兼督軍饗丁亥王駐武岡

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仍領錢法王在靖州不  
及從已知駐柳州卽間道馳還留守大學士瞿式耜  
請王居桂林尋王復在柳州在南寧俱間關相從及  
李成棟以廣東封盟明大將軍王還駐肇慶起恒  
與王化澄朱天麟同入直時成棟遣子元胤領兵入  
爲禁旅命充錦衣指揮使掌絲綸房事遂顛決朝政  
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  
蒙正發五人均之攬權樹黨人目爲五虎起恒處其  
間不能有所匡救未幾化澄天麟皆罷去舊輔何吾

騶黃士俊入吾騶旋亦罷士俊居首輔起恒次之其  
在位也廉絜持平與馬吉翔龐天壽患難共事久無  
所忤而五虎憾之競詆爲邪黨王在梧州尙書吳貞  
毓等十四人合疏揭五虎下湘客等獄將寘之歿起  
恒且力救至長跪王舟側貞毓等並惡之乃請召化  
澄還而合詞相攻給事中雷得復劾其二十餘辜比  
之嚴嵩王不悅奪得復官起恒力求斥罷王輒留至  
再不得放舟竟去會鄖國公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  
力傾軋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嚴也公入見請除

君側斲數言決矣有爲起恒解者謂之曰五虎攻嚴公嚴公翻力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斲必正見王迺力言起恒虛公可任請手敕邀與俱還乃還尋文安之入起恒讓爲首輔桂林破從王奔南寧初孫可望請封起恒沮之再使求真封又沮之可望大怒及此播遷之際遣其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千迎王抵南寧直上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當有隆恩若顓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於江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並被殺兵部尙書楊鼎和追殺於崑崙關時辛卯二月也鼎和堯珍以阻議故而霖與載述祇以會劾主秦封者耳起恒歿其屍流三十里泊沙渚間突有虎負之登崖守眎不去九儀等聞之驚悸繫日迺禮而葬諸叢山之麓據遺曰虎也而猶知忠義負之登守之葬若有神助奈何人則毒于猘狗曾不少知悛悔乎彼孽類云者真禽獸之不若哉

朱天麟字游初崑山人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饒州

推官屢攝屬邑咸有聲考選入都貧不能以賂擬授  
部曹帝御經筵講官並爲之稱屈比臨軒親試乃改  
翰林編修甲申正月奉命祭淮王抵山東而京師陷  
及南都破走福州謁唐王擢少詹事署國子監事見  
鄭芝龍狀跋扈乞假至廣東聞汀州變又走廣西入  
安平土司丁亥永明王居武岡以禮部右侍郎召辭  
不赴具疏請王自將爲先鋒倡率諸鎮毋坐失事機  
明年春王在南寧擢禮部尙書旋拜東閣大學士又  
自請親率土兵畧江右不聽乃趨朝入直從王至潯

州潯帥陳邦傳封慶國公復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  
故事天麟執不許邦傳怒以所賜印劍擲天麟舟中  
要必得仍執之不允已而惠國公李成棟奉王駐肇  
慶天麟謂機勢可乘復勸亟頒親征詔規取中原顧  
優詔奮之而不能行也當是時朝臣樹黨分局傾軋  
日興天麟暨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張孝起爲  
廣西扈從舊臣與從成棟反正黨曹晷耿獻忠等勢  
不相能久之復分吳楚兩局吳則天麟化澄貞毓孝  
起及堵胤錫輩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也楚則袁



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等外結瞿式耜內  
結李元胤也堡等時稱爲五虎尋以天麟擬旨譏堡  
堡等共鼓言官十六人譁登殿陛擲印棄官出語具  
堡傳由是天麟卽日辭位慰畱再三不可陛辭叩頭  
泣王亦泣曰卿去予益孤矣初五虎等謂所擬出起  
恒意羣起詣閣將毆之起恒適未至因移怒天麟務  
逐之并逐其弟之爲行人兩子之爲御史爲中書舍  
人者天麟去移居慶遠化澄向無物望亦爲衆逐何  
吾騶王士俊入輔頃之吾騶又爲五虎所排獨士俊

起恒在王復召之天麟力辭不赴上言今國勢繫卵  
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絕不問瑣屑一人一事則掉頭  
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  
執爲極重大事獨願主上爲社稷憂則憂之爾後五  
虎等以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擧並謫戍去王遣使再  
召天麟復拜疏極言年來百爾構爭盡壞實事管宋  
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陛下當奮然自  
將使文武諸臣盡擐甲冑臣亦抽峒丁擇土豪募水  
手經畧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

政本試問今之政本安在乎時 大兵日逼王不能  
從惟趣令入直進官而已未幾廣州桂林皆失王奔  
南寧孫可望請赴雲南先起恒沮封議獨天麟謂宜  
許及是滇使至乃乞王如其請諸臣以殺起恒故皆  
力沮天麟遂奉命經畧左右兩江土司以爲勤王之  
助兵未集南寧告警王倉皇出走復扶病從之明年  
壬辰夏四月抵廣南王已先駐安龍天麟方病劇不  
得入覲竟卒於西阪村

據遺曰當時五虎氣欲啞人而游初必以辛苦何  
來一語構同黨之怒代擬王言亦未免有傷忠厚  
之愷也

文安之夷陵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庶吉士進檢討改  
南京國子司業轉祭酒望議削籍歸福王時起詹事  
唐王召拜禮部尙書皆以兵戈轉側辭不赴永明王  
立以瞿式耜薦與王錫袞並拜東閣大學士亦不赴  
庚寅六月王在梧州嚴起恒爲首輔王化澄朱天麟  
次之安之至起恒讓之居首而已處其下後桂林破  
王奔南寧 大兵日迫雲南又爲孫可望據不可選

因念川中諸鎮兵頗強欲結之共獎王室自請督師  
加諸鎮封爵王從之加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尙書  
總督川湖諸路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允興  
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及譚弘譚詣譚文等  
十六營皆爵公侯卽命安之齎敕印行可望聞而惡  
之又銜其阻封議遣兵伺於都勻邀止之追奪諸將  
敕印畱數月安之乘間走貴州將謁王於安龍可望  
坐以擧戍之畢節衛先是可望設六部翰林等官慮  
人議其僭迺以任僕范鑛馬兆義萬年策爲吏戶禮

兵尙書竝加行營之號而僕最寵後與方于宣屢詞  
勸進可望令待王入黔載議王久駐安龍可望遂自  
設內閣九卿等官以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爲  
用走依劉體仁等以居時李赤心高必正久竄廣西  
賓橫南寧間赤心死養子來亨代領其衆推必正爲  
主已而必正亦死食且盡畏大兵來逼率衆走川  
東分據川湖間畊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允興譚弘等  
坵之衆猶數十萬及己亥正月王奔永昌安之率體  
仁宗第來亨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弘譚詣劫

殺譚文諸將不服安之欲討之引詣遂以所部乞降於我

大清于是諸鎮盡械去時王已入緬甸地盡亾安之鬱鬱不久卒

據遺曰文督師初志將大有所爲也阨於孫可望一蹶不振矣已而奄依川將相機欲發志亦可閔朱與文非歿事者夫朱則力請自將文則力求外援卒致同抱鬱鬱以歿其心於永明則一也傳之傳之烏乎可闕

張孝起吳江人舉于鄉爲廉州推官避兵海隅尋舉兵謀恢復戰敗被獲妻妾俱投海歿遂戢軍中久之李成棟以地歸圻永明王迺得脫去王以爲吏科給事中清真介直不與流俗伍從至梧州時五虎等以失李元胤援竝辭職乃以孝起掌吏科印高必正爲劉湘客鄉人疾孝起之盡排湘客黨也怒罵於朝王爲解之始已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高廉雷瓊四府城破走避龍門島島破被執不食七日歿

楊畏知寶雞舉人崇禎中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

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畏知督兵勦除之明年  
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亂黔國公沐天波避忝楚雄畏  
知繕守徵援間出擊賊多所殺傷又明年丁亥孫可  
望李定國等入雲南稱爲黔國公復仇與定洲戰於  
革泥關定洲大敗遁歸阿迷可望遂進據會城法令  
苛切百姓失業愈於沙賊之亂初唐王聞畏知抗賊  
功進授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可望以同鄉故甚重  
之尋遣李定國徇迤東已與劉文秀西畧畏知領兵  
出祿豐拒戰敗至啓明橋投水不歿踞而罵可望下  
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  
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眎之曰給我爾曰不信  
當折矢以誓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  
僞西年號二不得殺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嬖女可望  
皆許諾迺偕至楚雄定大理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  
天波歸迤西八郡免屠僂者徵畏知之力不及此永  
明王立一時詔令不至可望遂稱國主畏知憤甚有  
所激發輒抵掌謾罵可望數欲殺之定國文秀爲保  
護得免劉李故儕輩也可望雖自尊兩人殊不爲下

既聞肇慶有君李錦李成棟等竝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迺議遣使奉表畏知亦以尊主爲言已丑春遣畏知及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進表請王封金堡等持之畏知迺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今晉之上公而庠劉李爲侯可也迺議封景國公賜名朝宗文秀定國皆列侯命大理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尙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迺就與謀矯命改封可望平遼王易敕書以遼武康伯胡執恭者慶國公陳邦傳中軍也

守泗城州與雲南接畏知假道入朝執恭知其故欲自結強援言於邦傳請先矯命封爲秦王邦傳迺范金爲印文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卽令執恭齎發可望大喜郊迎亾何畏知等至可望不受曰我已得秦封畏知曰此僞也執恭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畏知執恭並下獄亟遣使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封爲澂江王使者云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力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助之且請却所獻南金玉帶

良馬諸物會鄖國公高必正入朝召使者言本朝無  
異姓封王例我破京師逼成先帝罪大滔天蒙恩宥  
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罪固減等封上公足  
矣安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  
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可望書詞嚴  
義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欲不遂怒益甚是秋  
九月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 大兵破廣州桂林王  
走南寧事急遣編修劉蒞封可望冀王仍不受畏知  
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真不聽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  
終其事明年二月先令部將賀九儀等赴南寧索沮  
秦封者起恒鼎和及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俱  
殺之無已乃真封可望爲秦王畏知入朝見九儀兇  
悖痛哭自劾極言可望擅殺大臣擧遂留爲東閣大  
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  
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撞之立時被殺楚雄  
人以其有守城功乃爲之建祠迤西八郡至今尸祝  
弗替云

據遺曰楚雄之役楊公日坐雉堞間多方繕守定

洲力攻不下相持既久輒發巨礮擊之烟燄直衝其處羣蠻周麾而呼曰楊公歿矣頃之煙散楊公則端坐如故也因驚歎爲神逸巡稍却定洲遂寇迤東去已而還兵分七十二營每七營設一大屯環城鑿壕示久困計楊公守益堅敵終不得侵明年丁亥孫可望等入黔適滇人告變可望乃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爲公報讐兼程馳至解楚雄圍定洲戰敗逃還初雲南苦沙亂日望援師至而不知孫之爲賊也孫兵由霑益曲靖及交水城俱被屠由陸涼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興佐持羊酒迎之可望喜約不入城及省巡撫吳兆元等迎於郊巡按御史羅國瓛在曲靖被執不從挾至會城自焚歿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史奉差募兵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後永明王立四載可望始肯奉朔歸誠也其願祇乞一封號以牽其黨耳奈何小朝廷上拘文執法聚訟紛紛曾不有審時度勢顧及全局以曉鬯出諸者靳此一字虛封竟至幾人畢命尸浮江上頭觸階前嗟夫嗟夫



釋史摭遺卷六終

釋史摭遺卷九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列傳九

吳貞毓

高 勳

金 簡

李如月

任國璽

薛大觀

右安隆緬甸盡難諸臣列傳摭遺第九

有明之世隕政叢出制於內奄扼於強臣象代相因比末造而猶弗免焉安隆十八先生之獄亦一部廿一史中所僅見者也永明王轉徙荒

徽正如衣敗絮行荆棘中牽一罌十跬步不能  
自主然崎嶇困厄至斯爲極而羣下之冒歿相  
從更得爾許人具見先時恩澤之深名節之重  
如是如是入緬後事詳此

繹史摭遺卷九

列傳九

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崇禎癸未進士閩中授吏部  
文選主事永明王立預議進郎中王駐全州加太常  
少卿仍掌選事已擢吏部右侍郎從至肇慶拜戶部  
尚書尋廣東廣西會城先後失王徙潯州再徙南寧  
皆從之時孫可望據雲南遣龔彝奉表貢方物道歸  
順意移書當事乞封王爵大學士嚴起恒持不可給  
事中金堡以爲祖制無有固諍之南寧與廣南錯趾

可望書有不允封號卽提兵出戰語會武康伯胡執恭矯詔先封爲秦王旣而可望知其僞復遣使來問故求真封貞毓與起恒共阻之可望怒後竟遣將殺起恒貞毓以奉使獲免及還進東閣大學士代起恒輔政辛卯

王師南征勢已迫王召諸臣集議或請走海濱就南陽伯李元胤或請入安南避難或請航海抵閩依忠孝伯鄭成功惟文安侯馬吉翔司禮太監龐天壽素結可望堅主赴黔議貞毓因前阻封故不敢決元胤

疏請出海王固不欲就可望又以海濱爲遠再下廷議頃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王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滯我兵追近距百里上下失色皆撤去旋次羅江追騎止鬪一舍歲已暮日晡引却乃稍安明年壬辰正月次龍英旣望抵廣南可望遣兵以二月迎王入居安隆所改名安龍府宮室庠陋服御麤惡守護將吏亦罕盡人臣禮王已不堪其憂隱忍之時吉翔掌戎政天壽督勇衛營皆諂事可望者吉翔惡貞毓不附已令其黨交章彈劾

且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啓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  
二司大權歸我君等爲羽儀貞毓何能爲也遂屬門  
生郭璘說主事胡士瑞擁戴秦王子瑞厲聲叱之退  
佗日更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嬪受圖以獻可  
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迺譖於可望杖殺之而可望果  
以朝事悉委吉翔天壽於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員  
外郎林青陽蔡續主事張鐫連章發其奸王大怒兩  
人求救於太妃以免先是王監國肇慶詔令未及有  
故御史任僕主事方于宣等尊可望爲國主定朝儀

勸設內閣九卿六部科道官至是盡易舊立太廟括  
近省田畷鹽井之利以官四民六分收之王憂患益  
深出謂中官張福祿全爲國曰聞西寧王李定國已  
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出下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  
與圖否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續胡士瑞曾疏  
劾吉翔天壽宜可與謀遂趣令告之皆許諾引以白  
貞毓貞毓曰主上阽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  
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使員外郎  
蔣乾昌撰敕進爵晉王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祿等持

入用寶青陽於歲盡間馳至定國所定國接敕感泣  
許以迎王明年夏青陽久未還將擇使往促貞毓舉  
翰林孔目周官都督鄭允元曰吉翔晨夕在側須假  
事出之外庶有濟因使吉翔遑梧州南寧謁祭先王  
及太妃陵卽命周官詣定國而吉翔在道微知有咎  
敕事遣人赴定國營偵之適主事劉遇新者遇吉翔  
于塗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赴狀吉翔駭報可  
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亦預謀亟遣其將鄭國赴南  
寧逮之初青陽還至南寧爲守將常榮所留密令親

信劉吉復命於王王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  
敕鑄屏翰親臣金印賜定國卽遣劉吉還付青陽轉  
送廉州青陽行次高州與周官遇遂偕遑定國拜受  
命而是時吉翔已爲鄭國械至安龍與諸臣面質國  
很甚挾貞毓直入文華殿脅王索主謀者王愬不敢  
正言謂必外人假敕寶所爲國卽怒目出與天壽至  
朝房械貞毓并蔡續徐極張鐫鄭允元蔣乾昌朱東  
旦胡士瑞及太僕少卿趙賡禹御史林鍾周允吉朱  
議滉員外郎任斗墟主事易士佳李元開等繫私室

天壽等又入宮禽張福祿全爲國而出其黨冷孟鉉蒲纓宋德亮朱企鉞輩逼王邀具主謀名王大悲恨翌日國等嚴刑拷掠以貞毓大臣畧免衆不勝楚號諄二祖列宗且極口罵會日暮風雷忽震烈續厲聲曰今日吾等直承此獄少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主上知否續大聲曰未經奏明迺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臯報可望可望請王親裁王不勝憤下廷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蔣御曦孟鉉纓等謂國曰此輩盡當處死倘留一人將爲後

患於是御曦執筆佐辰擬旨以鑄福祿爲國三人爲首凌遲餘爲從斬王以貞毓大臣言於可望改絞吉翔天壽以福祿等內侍謂王妃必知情將廢之令主事蕭尹歷陳違古廢后事妃泣訴於王乃已諸人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歿其家人合瘞於安龍北關之馬場已而林青陽逮至亦被殺獨周官忝免時甲午三月也居二載定國竟奉前敕護王入雲南乃贈貞毓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賜祭謚文忠蔭子錦衣千戶世襲罔替餘贈卹有差

卽馬場建廟勒碑大書曰十八先生成仁處  
據遺曰咎敕之獄吳文忠首言凡事宰相主持吾  
約晉軍討孫可望是實於諸臣何與而馬吉翔黨  
及鄭國之徒必欲彰此獄邀孫賊驩遂羅織其詞  
爲某也主謀某也從某也草敕某也繕獄具上諸  
賊賊復於王請王決歟虜爾時賊輩掌中有王目  
中豈復有王哉明季逆璫踵旣宗社瀕移及斯蝸  
角螢光而初則王坤之攬權持政劫主播遷旣則  
龐天壽之扇亂構難危動中宮若張全二人直是  
儕類中之勇義而難能者矣夫人孰無一歎歎之  
貴得其所今樹名十八先生間不幾於北都王承  
恩下竝不朽邪

光祿少卿高勣字無功紹興人馬吉翔龐天壽構殺  
吳貞毓後李定國奉王至雲南吉翔復媚事定國薦  
用入閣與天壽重握中外權時定國爲晉王劉文秀  
亦封蜀王每相與人二人家爲長夜驩勣與御史鄔  
昌琦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佞之  
門恐滋奸弊復蹈秦王故轍疏上二王遂不入朝吉

翔銜之激王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國客金維  
新者走告定國曰勣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  
乃偕文秀入朝救之得復官及定國敗孫可望兵自  
以爲無他患武備盡弛勣與郎官金簡進言曰今內  
難雖除外憂方大伺我者頓刃以待兩虎之斃而我  
酣歌漏舟之中熟寢蕤薪之上能旦夕安邪二王老  
於兵事胡泄泄如此定國乃愬與王前詞頗激王擬  
杖勣等以解之朝士多爭不可移時未決而三路敗  
書至定國始逡巡引謝而出簡字萬藏與勣同里王

入緬甸二人扈行並歿於道

御史李如月東莞人王駐安龍時孫可望獲叛將陳  
邦傳父子去其皮傳屍至安龍如月劾可望不請旨  
擅殺勣鎮學同莽操而請加邦傳惡諡以懲不忠王  
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諡本褒忠無惡  
諡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以解可望也  
可望輒大怒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之使  
跪如月憤甚乃向闕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極口大  
罵其人遂剔其皮斷手足及首實草皮內紉之懸於



通衢

御史任國璽於戊戌冬王議出奔時官行人獨具疏力請死守下廷議定國等言行人議固是但前途尙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乃扈王入緬甸緬俗以中秋日爲大會羣蠻來朝王欲誇示之乃命黔國公沐天波偕諸酋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而泣告于衆曰我所以屈辱者思驚憂主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臯滋大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抗疏劾之時龐天壽已死李國泰代掌司

禮監印吉翔後與表裏爲奸會東宮開講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奸事爲一書進之吉翔深惡之王覽僅一日國泰卽爲竊去尋擢御史復上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燃眉當思出險勛臣國戚亦可主持豈宜令翔泰久專大柄吉翔恨益甚卽令之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曰時事至此而猶抑言官使不言邪已而緬酋弟弒兄自立欲盡殺文武諸臣遣通事來告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咒水吉翔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

凡殺松滋王黔國公及翔泰等四十二人國璽與焉  
都督同知鄧凱以足疾未赴幸免後入昆陽普照寺  
爲僧時 順治十八年辛丑秋七月二十三日也  
昆明諸生薛大觀於王之將入緬甸也喟然歎曰生  
不能背城一戰以君臣同歿社稷顧欲走蠻邦圖苟  
活不重可羞邪回眎其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爲  
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歿忠兒當歿孝  
大觀曰汝有母在時其母適在旁顧謂之翰妻曰彼  
父子能歿忠孝而吾兩人獨不能歿節義邪其侍女

方抱幼子立戶外問曰主人皆歿何以處我大觀曰  
爾能歿甚善於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龍潭歿次日諸  
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  
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起  
火歿

撫遺曰高李任三公以官系之者官以人重也薛  
以一諸生而風節若此可謂一家仁矣雖百世其  
猶生也緬事於任御史傳已得大凡而猶有所未  
盡者注此以證永明王之初入阿瓦也緬人請諸

大臣過河議事以冊寶眎神宗時差小疑爲假及  
出沐國公印券對符始信始肯延入舊城旣而進  
居赭經緬人乃植木爲城編竹爲垣寘草屋數十  
間安寘從官蠻嬪多自來貿易諸臣亦短衣跣足  
效之爲樂大爲諸酋所輕時馬吉翔李國泰比姦  
顛權脅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王無以應翌日  
翔泰復合奏詞頗激王怒以御寶擲下翔就地擊  
之碎散給諸臣人各數星其兇悍如此王祖望鄧  
屠詔任國璽等各疏劾之王固無如翔泰何也綏

寧伯蒲纓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華亭侯王維  
恭與內監爭賭揮拳誼徹中外諸酋益鄙之錦衣  
衛趙明鑑等謀將潛奉世子逸出出則并殺翔泰  
事洩不果兇水旣作緬人復以兵三千圍王所每  
三十人執殺一人又入王居搜取財物於是被刃  
及自經者不可勝數其可知者吉王某同妃及二  
貴人松滋王妃等俱投纒歿文武臣如趙明鑑等  
十七人先後歿之中官如陳德遠等十八人一行  
同縊時王與太妃諸宮眷二十五人聚一小房逾

兩炊許有通事引護守緬酋馳至曰勿傷皇帝與國公也而國公已先過河歿俄復移王出居天波屋內大小內外共棲一樓三日夜幾斷水食諸臣妻女同時畢命者甚多有王啓隆妻吳妾周連袂並縊內監見而救之吳曰汝與吾夫善當邀吾歿何救爲卒復縊吳承爵妻先勒其子女歿乃自盡齊環妻抱子自沉於淵吉翔第四女怨哭其父亦歿之

繹史摭遺卷九終

天保辛卯

日  
月  
問  
所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